

# 凤舞 鸾华



花瑟◎著

占天机，风云际会，繁华尽，独留君心。  
穿越时空逆境精神，谱写壮美恋爱之曲——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凤舞鸾华



花瑟◎著

占天机，风云际会，繁华尽，独留君心  
穿越时空逆境精神，谱写壮美恋爱之曲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青春酷语(第六辑)

---

主 编：珠 雅

责任编辑：马燕茹

装帧设计：花 雨

---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

电 话：0471-4971950

印 刷：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960×710 1/16

印 张：360 字 数：270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978-7-204-09373-1/1·1881

定 价：460.00 元(全 20 册)

---

为维护合法权益、尊重作者版权，未经协议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互联网上转载、复制、重制、改动、变更、发行、播送、散布、表演、展示花雨图书版权资源。花雨已加入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开展维权 (<http://www.coupu.org/>)。凡侵害花雨版权的，我们将授权法律顾问依法追究其民事及刑事责任。

# 凤舞京华

## 目 录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序章
高手剑下自救难	舍生忘死患难共	浴火重生白虎显	重阳佳节芳心散	当机立断离魂挽	滴水之恩涌泉报	历经万难开张喜	竞拍大堂十两银	虎口脱险燕京行
119	101	089	073	057	042	023	010	001

# 凤舞京华

## 目 录

第九章	四面埋伏 忠言逆	155
第十章	鸠酒入肠 泪已断	164
第十一章	人定胜天 意志坚	178
第十二章	深宫喜宴 难题破	196
第十三章	同心协力 金石穿	209
第十四章	视死如归 去意决	228
第十五章	兄弟对擂 情谊浓	247
第十六章	浴血京华 恩怨泯	261
后续章	十载相思了无憾	278

## 序章 虎口脱险，燕京行

天空明净，微风。

疏桐“吱”的一声开了窗，将实验室刺鼻的气味给驱赶了出去。

她深吸了口气，频频观望大钟的时间。

实验大楼下，何主任急匆匆从车里钻出来，就着楼上抬头一吼：“小疏！快下来！”

疏桐猛地被吓了一跳，惊惶失措地回道：“来了！”她将所有目标菌种以及试剂迅速装入透明的小管里，安置在牛津字典般大小的冷冻盒中，然后带上门直往下而去。

这是一次重要的任务，也是一次值得期待的鉴定实验，通过噬铁 S6Y 号试剂、剧毒 E 型试剂中萃取 a 因子，加入酵母菌、乳酸菌等常用菌种的繁殖基因，制造出的一种能够迅速杀灭活性癌细胞的菌种。这种细菌可以治愈晚期癌症，但是对于非癌症患者却是有着极强的杀伤力和传染力度，因此是个好坏参半的实验。

尽管如此，何主任还是难掩振奋，他拍着疏桐的肩膀开始唠叨起来：“小疏，这回看你的了，你的实验技能和应变能力从来都不会让我们失望的！记得销毁实验残留物品……记得销毁实验残留物品……记得……后面是什么呢？”何主任一拍脑袋，恍然大悟道，“不好意思，脑袋卡带了……”

疏桐顿感背后冷汗直流，何主任年纪大了，脑袋卡带的事情常有发生，她微笑着表示理解。

疏桐也期待着能够给晚期癌症患者带来好消息。在这次基地的临床实验中，她将亲自通过这些实验素材提炼出被称为“癌症杀手”的细菌，并为参与实验的十位晚期患者注射。

临走前，何主任将一锭古银子塞到了小疏的手里，道：“上回古董街你看中的，看你那样痴迷它就送给你当生日礼物吧！啊……今天是你生日吗？”何主任挺挺鼻梁上徐志摩般的小圆眼镜，一脸茫然地望着疏桐。

疏桐尴尬地笑着，她生日那是三天前的事情……她没有太过推托，千恩万谢地收下了。

何主任“啪”的一声，替她关好车门，再次叮咛道：“记得销毁实验残留物品……”

疏桐条件反射一般冲了出去，对于何主任的唠叨症状，她无法暂停，只能快进。快进完毕，便可安心匀速前进。



宽敞的公路，开阔的视野，澄澈的天空，如此纯净无瑕的景致，激活了积压在她心中久违的热情。

她开启了收录功能，交通之声里传出西城男孩清润的歌声，她专注地凝视着前方，心情极好。

约莫行驶了十几公里，天色变得灰蒙，仿佛老天恶作剧地拉了一个渐变，不知不觉间，车子陷入了空气能见度极低的空间。

她极力揉了揉眼睛，前方宛如一个巨大的浓雾区。音乐也在刹那间被扭曲，疏桐不停地换着频道，听到的却是一片杂乱的信号声。

然后竟连噪音也消失不见，空间在瞬间陷入了沉寂，静得可怕。

她将车速放慢，伸着脖子，纳闷地关注着前方。

突然，一辆卡车从雾区倒着猛冲出来！

疏桐大惊，慌忙打转方向盘。

只见那卡车司机将头伸出窗外，惊恐地向她挥手，示意她赶紧掉转车头。

此刻，天空被划成了两段，一段是白天，一段是黑夜。黑夜那片天空里闪电如游龙般急窜，噼里啪啦，闪爆着电火花。

疏桐到底没有明白前面发生了什么，只是打开车窗向司机挥手大喊：“快停下！”

卡车司机大声答：“停不了！快撤！”

后头紧随的车子气愤地鸣着喇叭催促着疏桐快点前进！

顷刻间，她明白了自己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危险境地。

眼看着卡车将要撞上车子，她急中生智携带起宝贝冷冻盒子飞速跳下车，冲入一片飞沙走石当中。她后脚刚离车，只听“砰”的一声巨响，卡车撞瘪了奥迪，一股脑儿向逆道冲去。

长龙般排队的车子呈多米诺骨牌效应连续相撞！

她死里逃生，心神未定。她的身后，黑色压境，一股强大的气流接天连地朝着高速公路方向席卷而来。

飓风高约 8000 米，直径 1500 米，是该市百年难遇的大型自然灾害。她的尖叫声顷刻间被淹没，她的视线陷入了昏暗，她已经无路可逃！飓风仿佛一只巨大的魔鬼，一把将她拖入它的巨颚中。

她紧紧拽着冷冻盒，紧紧地抓着古银，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让她有所凭借。

她在昏天暗地状态下昏厥，又在冷水的瓢泼下惊醒。她被水打得几乎散了架，又被水的草腥味呛得几乎窒息。

待她瞧清楚眼前是一个巨大的水池那刻开始，她浑身的血液仿佛都被凝固了，她只觉得毛骨悚然！

一群丑陋的鳄鱼正惊讶地盯着她！

它们像一艘艘快行的舟，做了短暂的停顿后快速驶向她！

她大惊失色，手脚并用地向岸边游去，说这五十米自游泳能打破世界纪录也毫不夸张！



岸很高！疏桐欲哭无泪！“自封世界纪录保持者”却不是水中跳高冠军！

正在这紧要关头，一群人吵吵嚷嚷地将她从水塘里面捞了上来！她看到一群怪异的人，穿着一些花花绿绿繁琐的衣服。

她在被捞出来这当口吐了一个男人满身的污水，估计是“空运”过来“晕机”了！

那个男人着褐色的衫子，细长的眼睛迸出一丝粲亮的光泽，如同那鳄鱼的眼睛，原本疏桐想说句“对不起”，当下就张着口将话给生吞了下去。

那男人细细打量着疏桐，满不在乎地拿出绢子往胸口擦了擦，抛下水池，一阵扑腾声之后，那块手帕给灭得一根棉线都不剩。

男人愉悦不已，他抬起疏桐的脸，左看右看，然后，他笑了，笑得十分惬意，他道：“嘿天，天上掉下来的肉是你的了。”

他转头瞧着身边的那名脸色惨白的丫鬟，声色俱厉地道：“这个贱人胆敢逃遁出去，实在胆大，拿她喂鱼吧！”

丫头听得此话惊恐之色难掩，她瘫倒在地上一下子晕了过去。



疏桐眼睁睁地看着她被抛下了水池，她捂住了双眼，只听得水池中扑腾声，哗哗声不绝于耳。

她手脚冰凉，怎么会摊上这个主儿呢？若是被刮到国外也该是说外语的，现下语言相通，瞧衣着古朴，难道是穿到了古时空？她能够真切地判断出这不是在演戏，因为那丫头是真给喂“鱼”了！有哪个导演能那么草菅人命？！

她倒抽了口凉气。

那个看起来精明的少爷看了疏桐一眼，嘴角上扬，绕着她走几圈子才说道：“好一个奇怪的人，不知道这奇怪的衣裳里头裹着的肉是否与众不同？”

他伸出手指来轻轻在疏桐脸上划过，很是轻佻。

疏桐嫌恶地躲开了他的触碰。

“呵！还挺倔的！啸天一定会非常喜欢你的！”那位黄少爷大笑着拍了拍掌。

疏桐被扔进了虎笼子，她感到身体凌空飞起，然后咣当落地！疼得她有口难言。

啸天对疏桐十分好奇，因为她是一块没有在笼子里大喊大叫的肉。

啸天尝试着用爪子触碰她。它的爪子上还粘着血迹。它满口血腥，半眯着眼。

疏桐可以感觉到从它口里哈出的热气。她狠狠地踢了它鼻子一脚。

啸天吃痛，惊奇地退了下去，打量着她，还不时发出呼呼的威胁声。

那位身材瘦长的少爷在笼子外面笑容满面，道：“啸天，看来你找到有趣的猎物了，好好享用吧。”

“咔嚓”一声，铁笼子被上了锁。

只听有人来汇报：“黄天少爷！燕京来信邀请黄天少爷参加京华楼的主理商竞标！”

黄天瞅她一眼，净了净手，捻起一枚精巧的玉扇阔步而去，留下她和那只畜生在笼子里面两两相望。

那只东西一直淌着唾液，湿了大片的地。

它妈妈一定没教它不能随地吐口水！

它扑倒了疏桐，又跳了开去，像在玩耍，又像在试探。

疏桐从大衣口袋里拿出铁盒子敲了敲铁笼子吓唬它，铛铛铛，几声大响，它果然退却了好几步。

疏桐悄悄打开盒子，决定管教管教它，告诉它口吐白沫比吐口水更能代表

先进性！

她拿出一支带有噬铁菌的离心冷冻管迅速倒入锁眼，然后警惕地看着啸天。

它的耳朵不停地转动着，目露凶光。

疏桐紧张不已，毕竟她是它的猎物！她在脑袋中迅速搜索冷冻盒子中装的东西，她想到了E型剧毒剂，就算它是一头恐龙也得认栽！

她颤抖地拿出了镶嵌在盒子里头的一枚备用小针筒，开管，汲取药液，前后不过十五秒。

她将身子紧紧贴着铁笼，弯低身子，根据动物行为学的研究表明，老虎习惯扑倒猎物后，从后脖颈下手咬断猎物的脖子。她做了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将身子背对着虎，作为被捕杀的对象，只有在不防备的时候从背后被偷袭才最有可能被直接杀死，而她是准备好的，所以她贴着笼子，借笼子的力量不被它掀翻在地。

她没有尝试过被老虎撕咬的感觉，但是既然这是老天赐给她被咬的机会，那她叩头领了就是。

果然，老虎发动进攻！背后生风，冷飕飕的，她浑身汗毛耸立。她一手固定自己的身体，一手猛地一个回甩，恰好将臂膀送入虎口，只觉得一阵切肤之痛袭来，她来不及多想，以最快的速度将一针扎入了虎颈。真是便宜它了，死在先进的武器下，这是其他老虎修不来的福气呢！

疏桐已经精疲力竭，加之手臂受伤，已无丝毫反抗余地，她想如果啸天在死前还能咬死她，那一定是她上辈子欠它的！

啸天大吼一声，松开了口，退却一步，正欲再次反扑，忽然间，它如一只破布袋般重重跌倒在地上，四脚抽搐，口吐白沫，一命呜呼。

疏桐看了它半晌，果然还是她的命比较硬！没撞死，没抛死，没淹死，没咬死！不过她一定会被追杀死！因为她杀了黄天的宠物！

她动了动铁锁，松动了，心中窃喜，正要打开铁门，却听有车子的声音传来，她慌忙在死虎身侧趴下。

车轮子轱辘作响，还有人窃窃私语声。车子到了虎舍不远处便停下了，听一人说道：“三福，你又到马舍子去添夜草啊。”

“是啊！”三福回答，“马无夜草不肥嘛！这可是专从西域载来的干草呢！小二，今天那个从天而降的丫头怎么处置了？”

小二答：“她呀，被黄少喂虎了，那虎也真够贪婪的，已经吃了一个，连

这丫头一并吃了，还吃得一根骨头不剩，现在睡得跟死猪一样！一动不动的，叫它都不应！”

三福叹了口气说道：“可怜啊！”

小过答：“是啊，那你赶紧添加夜草去，将马养瘦了当心黄少也拿去你喂虎！”

三福叹道：“好好好，上趟茅厕不行吗？这人呐，比畜生还贱！”三福嘀咕着走开了。

疏桐听没了声响，蹑手蹑脚地钻进了草车上。

片刻，脚步声响起，车子抖了抖，车轮子又开始轱辘作响。

她猛然记起冷冻盒子还在虎笼子里，心里沉沉的，总觉得要坏事。



三福赶着牛车出到城门，那个城叫邳城，是天子城燕京周边的一个小城。城虽小，但是分外富庶，城门建得气势如虹，上头的“邳城”二字沧桑而不拘小节，它呈四十五度的斜角，俯瞰着门下川流不息的人们，四百年如一日，兢兢业业。

守门之人换了一拨又一拨，刚下夜，轮岗的士兵交接工作，将三福的牛车给拦住了，盘问道：“干什么去？”

三福回：“官爷爷，小的给黄天少爷圈在燕京地段的乌梢马喂夜草去！”

守门人看了看蓬松的草堆，又拿枪胡乱在里面戳了几番，突然似戳到硬物，便大声道：“什么东西？”

疏桐的心咚咚直跳，大气也不敢出一声。

三福憨厚地道：“官爷爷，是几个马桶，用来盛马粪的，这乌梢啊可是西域名马，它们下的粪肥力特足，老头子装载些拿去浇菜园子！”

守门人又戳了几下，听到咚咚的空木头声音这才放行。

疏桐悬着的心落了地，她被草盖得几近喘不过气，这个三福不知不觉成了她的救命恩人了。她心中盘算着赶在燕京马场前下车，若是在马场遇上黄天可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牛车一路颠簸着，疏桐咬着牙，想将里内稍微柔软的衣料撕条下来包裹伤口，电视剧里头这么做都是家常便饭，可恨的是这料子太过结实，她怎么使力气都是白搭！

她喘着粗气，放弃了这个念头，心里祈祷着这只老虎没有病，否则她得狂犬病不是冤枉？在这个看起来古色古香的地方应是没有疫苗。

她渐渐睡去，等到草间有刺眼的灯光才惊醒，她从缝隙里面看到外面人声鼎沸，车水马龙，好不热闹！

三福的牛车缓缓前进到一个地方停了下来，疏桐心道不好，莫不是到了？

她偷偷看向外面，一座气派的大楼，上面写着“京华楼”，里面灯火辉煌，生意却冷清。

只听三福道：“马婶，这京华楼今天没开业？这合作主理商的竞拍赶在什么时候呢？”

马婶的声音很硬朗，她道：“就明儿吧，一定很热闹，这富甲四方的主儿都请到了，不知道这要同谁联合呢！”

“是哪四方的主儿呢？”三福好奇道。

马婶乐呵呵道：“听说是一位是被称为天下武林第一庄的静水山庄庄主静筋魂、一位是征战沙场数十载的西平王、一位天下第一妓院北里的慕容嬷嬷，还有一位据说是天下最富有的商人，叫什么……黄天来着！那个楼主是个很神秘的人呢，无人知晓他的身份，大家都称他鸣爷，常戴着个面具，来去出门都是拢纱的轿子！”

那三福听了一通，就一名字是他熟悉的，他一拍大腿，叫道：“这黄天不就是我家少爷嘛！怪不得，他得到了邀请就急急赶去燕京了呢！”他纳闷道，“马婶，这我就搞不懂了，好好一个皇家客栈，多么尊荣啊，居然让别人参与运作，多少人求都求不来！”

“老三啊，你就别瞎操心了，有钱人家的事情，说不清，咱呀，还是担待咱的小日子，那才叫实惠！”马婶爽朗地笑了起来，邀请道，“老三，我看你赶到马场还早呢，马吃夜草也要等二更，你呀，先到我这小店吃碗炸酱面填填肚子吧！”

三福摸摸肚子是有些饿了，他欣然接受邀请，顺道将牛车拉到了马婶的院子里头，停了妥当。

### 疏 桐 来 了

疏桐趁机下车，从后门溜了出去。

她沿着牛车走过的路子寻到了僻静的小河边，见四下无人，便脱外衣清理

伤口，好在那个地方气候并不寒冷，她喝了几口水压压惊，到现在她才有时间想问题。

她一点一点擦拭着，手臂上的伤口很深，还好没有伤及臂动脉，出血不多，她专心擦着，连有人靠近她都没有发觉。

那人声音温和，只是略显惊讶地道：“姑娘，你可是被野兽伤到了？”

疏桐猛地一惊，差点一头栽进水里，那人拽住她，慌忙道歉：“姑娘，真是抱歉，在下只是牵马饮水，不想打搅了姑娘。”

疏桐在他怀中这才瞧清楚，一个俊朗的男子！疏桐闪了闪神道：“谢谢你！”

那男子笑了，粗犷却很和善，满头微卷的长发，双目热切且充满感情，一身白色氅衣质地精良，与之高大的身材相得益彰，扑面一瞧是一器宇轩昂，光明磊落之人。他道：“若是姑娘不介意的话，让在下帮这个忙吧！”

他从马背上取下一盒子，盒子里有纱布，药物，他不由分说就给疏桐清理伤口，上药，包扎，很是仔细。

“你是大夫吗？”疏桐悄悄打量着他。

“不！习武之人受伤总是难免的，因此总会随身带些治伤药物。姑娘，看你打扮不是本地人？”男子抬起头来大方地瞧着疏桐。

“嗯……是啊……”疏桐觉得脸颊阵阵发热，他的双目着实有神，投射出股股的暖浪，让人一见难忘！

“成了！”那男子将疏桐的手脚检查完毕，“不碍事了，你只消回家好好休息，过些天便会痊愈！”

“……”

“不知姑娘要去哪里，在下或许可以搭送一程？”那男子放好药箱子，回头热切地看着她，准备牵马赶路。

“不必不必，我能走！”疏桐感激地道，“太谢谢你了！”

“姑娘见外了，区区小事，何足挂齿！那您可要自行照顾好自己，在下有要事在身不便耽搁，先告辞了！”那人迟疑了片刻一跃上马，他居高临下看着她，礼貌地一笑，道了句：“后有期！”

马儿向燕京的道上蹿出去老远，蹄子扬起尘灰阵阵，仿佛都蒙在了疏桐的心上，让她这个来自异乡的人心中有了一丝温暖和彷徨，要是第一个遇见的人是他那该多好。

疏桐愣在原地，竟忘了问他的名字！

没过多久，哒哒……远处又有马蹄声传来，通往燕京的栈道上可真是热闹。

来人气势汹汹，向水塘边直奔而来。

疏桐躲藏在矮树丛下。

只听一人道：“那个女人真是不要命，竟然杀了黄少爷的爱虎！”

“可不是，那娘们可真是剽悍，竟连虎都杀！被老虎吃了不就得了，省得弟兄们劳师动众得到处抓人！”

疏桐心里咯噔一下！

“告示可是都贴了？”

“都贴了！只剩燕京，天子脚下，这告示往那儿贴可是要通过京审的！”

“这你就不懂了，黄少是何等身份，连他养的狗都比人尊贵呢！况且写的是杀害啸天，又不是杀虎！将她当杀人犯通缉就名正言顺了！京审顶个屁用！”

“好了好了，该上路了！”

一行人匆匆跨上马，方向还是燕京。

疏桐犹豫了，她该往哪里去？到处都是通缉她的告示。

她思来想去，与其在皇帝管不着的地方被抓住，倒不如在燕京被抓住，那燕京是最后贴告示的地方，说明他还是有顾忌的！总之以她现在的处境可无四处观光的雅兴！生存要紧！在这里她就是两个眼睛，一双手的普通人而已，除了脑袋，一点先进性也没有！别人有马当交通工具，她只有最原始的两条腿！

想至此，一人骑马横冲直撞飞奔而过，马蹄溅起的尘土扑了她一身，她嘟囔着“奔驰”也没他那样狂妄！

岂料那主人似是听到了，落下一句话：“我这是宝马！”

## 第一章 竞拍大堂，十两银

天蒙蒙亮，流浪了一整晚，疏桐倍感饥饿，加之腰酸背痛，腿胀臂肿的，让她苦不堪言，她脑袋里面浮现出柔软的沙发，满桌子烧鸭、鲑鱼……她觉得她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般在幻想天堂中的美好生活。

她甩了甩脑袋，清醒了片刻，看着街头巷尾冒着袅袅白气的馒头，咽了咽口水。从前，她是最讨厌馒头的，但现在觉得那白白胖胖的馒头一定十分可口！她摸了摸身上唯一一锭古银。考虑着是否用它先来救救自己的肚子。

她小心地凿下一小块来，忐忑地用它买了个馒头，她的手都在颤抖着，她居然用银子买了个馒头！她啃在嘴里，分外香甜。

许多人都带着奇怪的目光看着她的装束，对她指指点点。

疏桐这才意识到应该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如此装束，太过惹眼。但是，她的觉悟来得稍迟了些，她啃馒头的动作刹那间凝固了，她甚至嘴上还塞着没有下咽的馒头！她看到了黄天！正待躲闪，却已被他那样匕首般的目光给射中了！

真是冤家路窄，这人潮涌动的燕京大都，竟然也能不期而遇，除了倒霉疏桐实在不忍心用“有缘”来形容。

黄天在她不远处停了下来，黄色的氅衣，褐色的骏马。他笑着，似乎已经盘算好了修理她的计划！他道：“看不出你一个女子竟能赤手空拳杀虎，了不起啊！”

他的马绕着疏桐打转，还不时将尾巴抽到疏桐身上。

黄天身边呼啦钻出许多人来，家丁？打手？官兵？她分不清，她只知道现在又逢临车一跳的刹那。

“你想怎样？”疏桐说这话的时候打量着周围。所处之地正是那日三福同马婢对话的地方。这个地方不远处有一个气派的酒楼，叫京华楼，那日冷冷清清，今日却人满为患。

黄天稳住了马，道：“简单！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可我没杀人！”疏桐直愣愣地反驳道。

“我说你杀了，就由不得你不承认！”黄天扬眉冷言道。

“你究竟想怎样？”疏桐大感“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不公平性。

“让你死得像鲜花儿一样，绽放在这个大街，这一定很有意思！”

疏桐愕然，这个人居然目无王法，在大街上说杀人就杀人！她饿意顿消。

黄天手下的人显然见惯了这样的场面，个个自觉地举出绳子，仿佛套一匹脱缰的野马。还有人举出了刀，防备着野马狂奔瞎踢！

疏桐只觉得是卡车飞速撞来，她急中生智跳车的刹那惊恐之感又回到眼前，她只有几秒钟甚至更短的时间。

绳子从四面八方飞来，她“嗖”地将馒头扔向黄天的脑门，一个纵身，扑向那个人满为患的客栈，竭尽全力向中间挤去。

京华楼内气氛威严，似在举行什么活动。

放眼望去，地势稍高的麒麟阔席上，三位衣着尊贵的客人端坐着，一人白衣，气势沉稳，年轻俊朗，特别抢眼；一人面如重枣，凤目蝉眉，孔武有力，颇像关公；一位退坐在不起眼的屏风后头，好似身体抱恙，吹不得风见不得人；还有一位则坐在阔席外围，因为她是个女人，一个浓妆艳抹，体态臃肿的女人！女人地位稍低，不能与他们同席。

他们正在平静地报着价格，二百九十万银……三百万银……三百五十万银……三百七十万银，报价声缓慢却此起彼伏。

疏桐的闯入，引起了一番骚动，这是她始料未及的。

席间，一名目光锐利的中年男子一声暴吓，他斥道：“哪里来的野丫头！还不滚出去！”

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她身上。在几秒钟的不知所措之后，她猛地想起三福曾说过京华楼要竞合作主理人，于是她非但没有退却，反而向前了几步，将自己完全暴露在众目之下，她鼓起勇气道：“我是来竞价的！”

她能感觉到自己喉咙的颤抖，声音的颤抖。

中年男人略一惊讶，一时间语塞。

此间，黄天信步而出，摇着扇子，有礼道：“顾掌柜，久仰！家中奴婢不遵教养，唐突了诸位，还望看在黄某薄面免了计较！容我带回严加管教！”黄天向在座的客人抱拳表示歉意。

顾掌柜狐疑地看向疏桐，道了句：“给黄少爷赐坐！”

疏桐生怕他不信，紧张地尾随在顾清身后，重申道：“我是来竞价的！”



顾掌柜盯了疏桐的双眼片刻，不置可否。

黄天牢牢抓住了她的手腕，那眼神是胜利的。

突然，其中一位客人道：“慢着！”

众人将目光聚集在一位器宇轩昂的白衣公子身上。

那公子举杯，喝茶，从容放下，才道：“既然这位姑娘是来竞价的，我等便不能厚此薄彼，准了她！”

疏桐大惊，那位白衣公子正是那日河塘边替她扎伤口的热心人！他那含情的双目正望着她，向她颌首示意。

台下一阵嘈杂，窃窃私语声不绝于耳。

顾清向白衣公子施礼，随后又到屏风面前低问：“爷的意思呢？”

“既然是静庄主的意思，准了就是！”屏风后的男子声音慵懒，充满醉意，原本不起眼的一隅，此刻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那样一个素雅屏风的背后，那样一个从容不迫冷冷淡淡的声，这个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疑问在疏桐脑海中烙下了深深的印子。

她通过屏风隐约能瞥见他侧卧的姿势，那是一个旁若无人孤高的姿态！

他的声音并不大，但是在座的各位却听得字字真切，他道：“准了就是！”

台下一片安静，连细碎的私语声都隐没了。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那个说话的人，一个公然回绝黄天的人，一个不曾以真面目示人的人，一个所有人对他充满敬畏的人。

随后，顾清折了回来，有礼地对黄天道：“黄公子，抱歉，我家主人准了这位姑娘竞价！待竞价活动完毕您再计较不迟！”

黄天仰首大笑，道：“妙极！妙极！这真是天大的笑话！请便吧！”他不动声色地坐了下来，态度傲慢，既不与其他几位同席，也不参与报价。

顾清充满敌意地打量着疏桐，道：“请姑娘出价！”

疏桐摸了摸口袋，这是她唯一的银子，她将那四四方方的银往桌子上一放。

众人惊诧几秒，顿时哄堂大笑。

顾清重咳了一声，道：“姑娘切莫开玩笑，这里可不是闹着玩的！这十两银子你还是拿回去吧！”

她的心扑腾得厉害，她怔在了那里。四四方方的银子发出冷冰的光泽，它仿佛有生命一般，直捣你心中最脆弱的地带，原来它只有十两？